

吳中雙修著

春波影

樸盦署



冊 中



評語

評一

吳宗濂云 予年八十矣不圖乃見此妙文如聽仙韶令人忘倦如餐華芝令人却老

評二

王西神云 情生文耶文生情耶難得此芬芳悱惻之思與哀艷纏綿之筆

評三

褚禮堂云 昔有人以三字評紅樓夢曰真曰新曰文吾特以移贈此書

評四

吳樸庵云 歌泣無端字字眞爲天地間有數文字讀此書而不迴腸
盪氣者吾知其人必嗇於情者也

評五

王濟時云 寫情之作須筆端富於情感乃能纏綿悱惻淒入心脾今
觀此書真有前賢不患才少但患情多之歎

評六

施濟羣云 昔湯玉茗自序其牡丹亭曲本云理之所必無安知非情
之所或有今得此情理兼至之文不知玉茗見之又將作何語

評七

舒舍予云 每覽近人寫情之作下者如倚門之倡目挑心招備諸醜
態令人欲嘔稍上者亦如舞女登場裝束輕豔情態姚冶雖流媚動

人不免出於矯作此書如美人對鏡簪花別有一天風韻又如洛水神妃明珠翠羽儀態非常令凡俗齷齪之心爲之淨盡乃知文字之間固大有仙凡之別

評八

何仁廬云 哀感頑豔可泣可歌要當於紅樓夢西廂記之外自成一幟

春波影 卷四

吳門 雙修主人編述

浣塵吳偉楨評點

女初次握手之際未知何似

予以高處多寒。招之令下。繡君先行。鴈鴻亦隨之下趨。女尙臨風徘徊。予促之至再。乃攝衣轉步。而所循別爲一徑。時繡君等已至峯麓。予見女行步蹇澀。狀至兢兢。恐山石磴礧。或有顛蹶之虞。急趨前護之。時未盡者數級。而每級頗高。女見予至其前。卽以手授予。予乃援之而下。視繡君等已在亭上。乃同至亭小憩。各就石欄而坐。繡君曰。姊髻髮爲風吹亂矣。女卽以手輕攏之。繡君曰。儂爲姊理之。乃出小梳爲秀華細掠。旣竟。復端詳之曰。可矣。女見繡君領下珠釵鬆脫。命其仰頷。親爲鉗之。并曳整其前後襟角。予不禁觀之忘神。女曰。今日所登可謂高矣。予問此峯甚峻。君輩登陟不覺勞乎。繡君曰。勞則不覺。惟患渴耳。予曰。吾儕可入橫雲山莊。彼處有樓絕勝。頗堪啜茗也。女曰。此間遊侶何稀。予曰。此爲後山。故至者略少。若至香林寺。則衆矣。乃繞行至山莊。莊依山勢而築。廊室疏曠。中有堂曰觀靜草堂。後有聽松廊。支筇徑。聞香精舍。最後曰擁翠樓。窗虛四敞。地勢居高。一方則石壁千尋。爲錦秋巖之背。由正面憑闌下瞰。前山之

俊語名言
一可補茶經

景皆在目中。予輩臨窗而坐。是處爲春秋人士攬勝之地。故設茗苑以款客。茗作淺碧。色飲之清醇。而有餘味。詢之莊中丁役。則取之於山中玉華泉之水也。女問予曰。茶言品者。品其泉味耶。抑品其葉味耶。予曰。二者相得益彰。茶兼色香味三寶之長。而泉亦兼之。故品泉卽是品茶。前賢詩云。中冷泉厚惠泉清。風味誰將甲乙評。一個英雄一名士。此中領略要分明。以中冷爲英雄。惠泉爲名士。品者卽評其甲乙。加以題品耳。女曰。石頭記中妙玉云。一杯爲品。而玉川子則有七碗生風之說。究竟多飲者佳耶。少飲者佳耶。予曰。茶味入口似苦。而舌本回甘。雋永有味。如坐逢佳士。雖似不易相親。然晤對之間。覺淵靜深長。令人躁念都盡。此非細加領略。不能得其真際。然則一杯正不嫌其少。彼玉川之豪飲。吾終覺其有愴楚氣耳。吾更怪今人但以茶爲醒酒解渴之用。夫宿醒未消。渴者甘飲。往往不暇辨別真味。昔人所稱爲水厄者。是。是當於明窗淨几。意適心閒。詩夢醒時。爐烟定後。一甌靜領。意致愴然。此時評量茶味。當妙得神解。轉覺濁酒醺醺。徒足擾人神智耳。女曰。妙哉此言。顧君亦嗜茶耶。予曰。吾雖嗜茶。然喜綠者而不喜紅者。喜淡者而不喜濃者。以色紅味濃。則泉味爲葉味所掩也。若綠茶則色既靜雅。淡彌真盛。以雪色之杯。調以名泉之水。覺嫩芽宛宛。螺碧浮浮。春別有一種清秀。可人之致。殊足耐。

寫情至此
已入神化

豔福與清
福相兼談
何容易

人尋味也。女曰：吾與君乃有同嗜。君言可謂先得吾心者矣。時遊客之登眺者漸多，以地廣景清，人心亦因之靜逸，無喧譁之聲。予與女撫欄遐眺，心曠神怡，覺兩兩之情若互相糾結而飛棲於林巔樹杪，既復默然相會，則互視而微笑，蓋此際心期已結，契在風塵之外，有如神仙之侶，殆無復有世俗之情。繡君素喜言，此時亦坐久忘神，鵬鴻則指點雲樹，絮絮詢予。予漫應之。因憶吾友悲秋有句云：幾時偕隱，願常對青山，理曉妝以女之秀，酌高情，固宜處茲勝地。他日苟能卜居於湖山佳處，明波作鏡，曉黛添妝，雖復萬戶榮封，亦豈能易茲奇福？特惜此樓不爲吾有耳。否則携仙侶而對名山，人生於此，殆無遺憾。然天下事豈能兩者兼全？卽此片晌之登臨，已覺神仙不啻事後追思。此樂誠未可多遇也。予謂女曰：對此勝境，豈可無詩？女曰：吾詩已成，待至船中語君耳。予詫曰：君何時得之？女曰：得之於天。女峯顛予曰：此時何妨告我。女曰：此間遊人衆，言之恐爲他人所聞，貽人竊笑，不如歸途告君爲宜也。予笑曰：君乃面弱至是耶？吾儕憇此已久，恐道遠舟行匪便，固宜早歸。繡君曰：香林寺君去否？予曰：恐不及矣。女曰：君詩果成否？予曰：吾方擬構思，以與君言而止，恐亦須俟舟中成之耳。遂相率下樓，於莊中循遊一周，始出，聞香林寺鐘聲催動。若遂予輩下山，旣登舟，卽解維而行。迴望天女之峯，雲氣蓬

然若有仙人來。往女意殊戀。戀追舟行漸遠。乃復其故常。相爲笑語。予曰。今日之遊。可謂樂甚矣。惟壁上未及題詩。猶爲憾事。女笑曰。詩本以寫情遣興耳。吾儕既不沾名。何必欲題之於壁。予曰。然則君詩可示我矣。女曰。可。俟寫出以奉君。予取筆授之。女曰。吾有筆在。勿需此也。即取襟上之墨水筆。以西紙書之。視其題曰。遊西山至天女峯登高詩曰。

高秀縹緲
天女峯怡
稱

下謫塵寰不計年。望中縹緲擬飛仙。驂鸞吾欲隨君去。一笑回頭謝世緣。飛雲何處躡孤蹤。螺髻亭亭積翠濃。定有仙人嘯明月。夜深來往最高峯。

詩雜仙心
汝南固多
夙慧

予觀其書竟曰。君詩乃飄然有仙意。得君茲詩。乃於此峯爲不負矣。女曰。君詩何如。予曰。愧甚。吾尚未得也。遂倚舷而微哦。有頃。予詩亦成。欲取筆書之。而女已以墨水筆相授。乃就案錄之。詩曰。

勝地重來興若何。舊題詩處一塵皤。此中多少深情在。鋪盡苔花總不磨。樓頭擁翠絕塵氛。佳侶同來倚夕曛。只有秋心偏縹緲。等閒飛作遠山雲。

大似香菱
學詩光景

女讀之曰。君詩深情縣邈。勝我多矣。繡君取而閱之曰。儂心中亦有此景。特欲說而不能耳。以儂不善作詩也。君二人均能寫之。不啻代儂說出。儂意甚羨君等也。女曰。人各有能有不能。比

天真自然
何減一夜
北風起

殆非佳兆

如君之看護。豈我所能爲者耶。繡君曰。此易事耳。要豈若作詩之難。儂頃亦學作兩句。姊勿笑。儂則儂當寫出就正也。予曰。君亦能詩耶。繡君赧然曰。儂弗寫矣。予強之再三。乃亦取墨水筆寫之。僅二句云。

青山白雲飛登高。即神仙。

予不禁稱妙。繡君急以手按其字曰。弗與君見矣。予笑曰。吾已見之矣。女曰。吾亦見之。此二句殊自然。殆類五古之起句也。繡君以筆劃之。欲塗去其句。而筆尖墨水已乾。惟近管處尙有餘。繡君以力觸紙。欲俟其下注於尖。不意用力稍過。筆尖忽折其半。面女見之大驚。繡君亦不覺失聲。女曰。吾筆尙新。乃爲君摧折矣。繡君急謝過。女終不懌。懷惱之情。見於辭色。繡君異之。曰。姊與儂交情親。儂常蒞姊所。姊物之爲儂無心毀損者多矣。姊皆未嘗措意。乃獨於此。幾一筆懷輿。逾恆何也。女不能言久之。乃曰。此筆爲吾所心愛者耳。予知女以此筆爲予所贈。故甚珍惜。今乃爲人所折。意至傷痛。且此筆本與石章同。示金石之貞者。折之慮近不祥。繡君之問而又不能質言。蓋女與予投贈之情。對於繡君亦諱之也。予乃爲之解曰。此何妨。以筆予我。吾能爲君購而配之耳。女意稍解。予遂取筆佩之。見鴈鴻久坐船頭。意態閒暇。乃呼之進。

晚景如畫

曰外間風多。勿久眺也。鴻忽謹噪曰。兄等盍來觀乎。予等乃憑窗外望。見遠水澄青。天際晚霞紅映。水面微波漾之。幻作鱗鱗之狀。如濯錦浣羅。景絕奇麗。輕風吹來。脩脩送爽。女觀之良久。遂倚笛而吹之。笛聲清越。隨風遠揚。杳杳然度水面而沒於林際。予則倚蓬吟望。遂成一詞。於囊中出筆錄之。調寄疎影詞曰。

霜清雁國。正叢蘆兩岸。西風吹急。水浸蘭橈。天晴遠岫。斷霞魚尾烘。赤五湖舊事。誰重記。剩烟水茫茫。碧更翠。蛾蓬底。盈盈同領一天秋色。猶憶去年今日。相逢偕俊侶。同掉遊櫂。羅壁題詩。霜崖吹帽。此事山靈能說。斜陽催送鷗波。遠聽飄起一枝涼笛。倚水窗羅袂。愁單舵尾。冷雲凝濕。

詞境亦綿
鄉雅麗

情事
伏下教簫

予俟女一曲吹竟。卽以詞示之。曰。君觀此詞。能吹入笛中否。女曰。此君纔作耶。曰。然。女曰。此詞可以洞簫度之。較爲幽曼。予曰。君携得簫管乎。女曰。有之。繡君亦促其速奏。謂可得壓耳福。女遂按節而吹。聲調幽遠。極盪氣迴腸之致。予曰。君於音樂。乃無一不工。令人歎羨。惜予不能解此。爲可憾耳。女曰。此亦非難。但須習之而已。時野色蒼然。暮靄已沈沈而起。林色漸暝。歸鴉亂啼。舟已上燈。華光四照。下映波明。予輩遂御晚餐。餐畢。見遠處月光漸生。濤濤盈盈。如鑊奩之

新妙之景
便盡也畫
不出

此詩曾載
晚霞雜誌

妙語解頤
可謂善戲
謔今

此圖惜未
寫成

以上敘西
山事

半啓兩岸蟲聲。自疏而密。遙望橋影橫波。上下相合作圓月之形。其中波影空明。予舟入之。若撐入於水晶宮裏。光景至爲奇絕。予後曾有詩記之云。

滿天風露水迢迢。載酒船歸弄玉簫。漁火一星蟲兩岸。櫓枝搖月過虹橋。

蓋紀實也。時四人聚於艙中。有若對床而語。依依情話。不覺移時。迫入城闔。已黃昏時候矣。予挈翩鴻携餽先起。向繡君致謝。復與女珍重而別。繡君笑曰。君輩逐日相逢。乃尙如許客氣耶。此可謂相敬如賓者矣。女以繡君言不倫。瞋之以目。并以手推其背。繡君格格笑不休。予亦赧然。不能答。遂携翩鴻上岸。繡君則尙須送女歸也。予抵寓後。思今日之遊。可謂清勝極矣。荷情滌凡。寫一重陽秋泛圖。當亦千秋韻事。復問翩鴻所見巖畔之花。何以不採。鴻曰。以多則採之不勝。且手持可厭。故反置之耳。是夕以遊倦。故卽寢而夢。魂繚繞猶若與女同遊於烟樹香露之間。栩栩體輕。心至酣適。

次日抵校。竟不見女。遣翩鴻詢之。知爲小病。以歸途稍受微涼。衣單不任。且陟峻登高。不無勞憊耳。重陽後三日。爲予生辰。予旣自忘之矣。乃是日午後。翩鴻忽示我一卷云。袁先生所送也。予歸寓展視之。乃畫萬壽菊一叢。雖着墨不多。而雋雅無倫。上題四字云。君子萬年。款署袁瑛。

寫祝更題有霜花腴詞一闋云

秋光雋爽。記同遊佳辰。纔過重陽。腴霜。餐寒催旅雁。西風萬里。生涼餐英。自芳正東籬。菊綻花黃。懷佳人生日。今朝卷簾相對。未能忘。寫取寒英。貽贈羨亭。亭傲骨慣耐風霜。淡到無言。孤還自賞。風流却更矜莊。華年漫傷算。同心尙有秋棠。綴新詞。且當瑤樽祝君仙。壽長。

予誦之再三。疑女何由知我誕辰。繼悟或者吾妹曾告之耶。問之鵬鴻。果然。蓋女於無意中詢及吾年庚。而妹則舉實以語之也。予自思以磨羯之命宮。百無可稱。乃遭美人深深致祝。事非奇幸。我自忘之。彼乃憶之。其用情之摯。令人可感。詞中引吾爲同心。稱我爲佳人。是以吾爲彼之知己。而不知彼之知我更深。予固傲骨天生。著慣耐風霜。自傷孤獨。奇窮之况。惟伊人乃能喻而憐之。則予雖賦命不辰。亦未可謂之不辰也。以此畫未付裝池。乃就壁間鏡框。取去其半身之影。而以畫入之。懸之於中。以悲秋送予之菊花兩盆。分置於左右。并市酒果。爇鑪香。陳設既畢。自觀之。頗覺楚楚。午後。予卽未赴校。囑鵬鴻請女代課。知女於課後必來。乃商之屋主。囑其女僕代治肴饌數事。三時許。女果偕鵬鴻至寓。見而卽向予殷勤稱祝。予謝其贈畫之惠。女

他日何日

見已懸之壁間。笑曰。上有吾名及題詞。恐爲人見。奈何。予曰。此間無他人入室。況明日卽將珍藏。不慮人見也。且以畫爲壽。亦風雅事。雖見何妨。女曰。否。卽止而不言。予知女殆因詞意切近。有同心字樣。故不欲漏露於人前耳。因亦問彼生日。女笑而不答。再三詰之。則曰。已過去多時矣。固問何時。曰。在春三月也。再問之。則曰。君何必問此。他日終當知之耳。予乃勿言。見女衣裳頗整麗。殊異他日。知其爲予稱慶。故出意妝梳表其誠潔也。初擬招繡君至。以道遠作罷。清談良久。乃出酒肴對酌。諧笑甚歡。女本不能飲。爲予勉盡三杯。顏微酡矣。旣又奉觴上壽。予却之不獲。亦勉盡數爵。鬪鴻給事於旁。女亦命之入坐。僕婦所治肴饌甚精。女嘗之美。乃呼僕婦詢其烹調之法。索紙筆詳記之。予曰。君乃親此瑣事耶。女曰。烹飪亦女子常職。固當注意。我亦略能治肴。惜君處無刀匕等具耳。否則洗手作羹。當請君一嘗之。以驗我之製法如何也。予曰。廚具吾亦略備。惟調味諸物。則須添市耳。以吾固不嫻此。以後可就君學之矣。女笑曰。君學之何爲。豈不聞有酒食先生饌有事弟子服其勞乎。君但須坐而享之。吾爲君治之可矣。予亦笑曰。君爲吾弟子。惜吾無福不敢得此女門生耳。女曰。然則君欲向我從學。我寧有此福耶。乃各大笑。女倚醉爲吾歌瑤池仙謠之曲。曲爲女所自製。予已不能悉記。迨將晚。乃辭去。女似不勝酒。

力予見其頰暈微紅。乃命翩鴻扶之出。親送之至門。觀其命車而去。始歸室。細觀壁上贈畫。意興甚酣。引杯自酌。頰然至醉。乃賦詩二首以記其事。詩曰。

着紙寒香菊綻英。多君爲我祝長生。樽前更奏瑤池曲。此樂何殊到幔亭。
壽我新詞韵最嬌。如聞笙鶴響清宵。一從飲到麻姑酒。從此朱顏不肯凋。

明日卽錄其詩以寄女。聞女又患小病。越兩日始來校。乃女病方已。而予疾忽起。一日予方至校。忽覺頭目眩暈。幾致傾跌。適爲校長所見。乃令予至宿舍休息。此宿舍本爲予前次所居。自予遷出。乃改爲留賓之所。几榻咸具。對屋以滲漏故。方飾匠修治。予旣入室。校長復命人至春波醫院。說明症狀。取得藥水。令予服之。其校課則令女爲代。至午。女知予病。乃偕翩鴻來室省視。予疾本甚輕微。但殊不欲食。囑翩鴻歸飯。女見予憊臥。殷勤詢問。此疾何由而致。予曰。予亦不自知。想因起居未慎故耳。女問予思飲否。予曰。弗思。惟思稍服藥水耳。因欲強起。女止之曰。君勿動。吾來授君可耳。乃指桌上之瓶曰。此卽是耶。予曰。然。女乃取杯。問予分量多寡。以瓶中藥水注之。復調以溫水。舉動殊敏捷。旣乃持杯授予。予受而飲之。女問服此藥水苦否。予曰。以君所授殊不覺其苦也。女一笑。復取溫水令予漱之。曰。吾且暫歸。午後當再來視君也。予以女

可謂食而不知其味

見之將奈何

盡在不交中
時乃有此深

待予真摯反覺無言。可謝女去。予倚榻靜臥。念予特小病耳。乃勞其關心至此。且復親持藥盞。細意相憐。此如天女之伴。維摩頓令一室之中。皆生春氣。雖復人間伉儷。亦何以逾此。予至此不覺情苗愈。苗得女之心。因而益盛。亟盼其餐後速來。以申情話。而女果早至。且較鴻來爲先。予喜甚。卽趨前握其手曰。君乃來乎。女急閃避。低語曰。勿爾。有坊人在也。予仰視。果見有坊人踰於遠處之屋上。幸彼方操作。未爲所見。因謝曰。予喜君至。遂忘其神。且亦不虞上有人也。因各就坐。女曰。君何不安臥。予曰。予病本不甚。已覺稍愈矣。予與女兩情脈脈相對。無言然於不作一語之中。彼此若有深契。久之。予乃謂女曰。吾儕重陽之遊。可謂樂甚。女曰。然予曰。吾與君但恨相見之晚耳。否則如此清遊。當不知幾度矣。不知君初見予時。視予爲人意中作何狀。女曰。吾初見君。亦未經注意。僅以爲亦行路之人。或亦居近是地者耳。旣每日見君。目灼灼視吾。頗笑君之癡然。亦不知君爲此校教授也。繼聞繡君言之。且盛稱君之誠篤。吾尙未能深信。後聆君演說之詞。始知君實爲一至誠之人耳。然吾自此後。過校卽不復見君。何耶。予曰。此事言之彌足增悲。恐君聞之。亦將爲予嘆息。因舉所遭兄喪及身自患病各事以告之。因曰。予雖至艱極困之中。然尙念念憶君。寓滬時。詩中亦嘗及之。卽舉陰陰柳巷一首。誦之女聞之曰。君洵

補出女來
校之故

井補出願
許歸交之
故

多情然亦苦矣。予曰：予雖苦，然亦有至樂。以自瀝歸後，得君來校之信，吾儕得晨夕相見，其喜可知。蓋天亦不負人之苦心，乃能有此奇遇也。女笑曰：君以爲我儕同校，天實爲之。耶？予曰：然。既而曰：否？君必別有所見。女曰：實告君，吾之蒞此，乃我自謀之耳。吾知萃華校長以我曠課多，不憚於我。吾知君在此校，亦欲求近於君，乃托與兩方校長有故者，力爲說項，遂得與張笑菊互調耳。予始恍然。乃曰：吾固謂天下安得有如此巧事。乃君爲之耶？然予既承君不棄，何以屢次欲求君爲友，而君堅却不從，何也？女曰：此亦有故。吾未入此校前，極望得入此校，既得之後，心頗悔之。悔之無他，恐彼此日親，日近，將來或蒙不良之結果耳。予曰：然則君胡爲復又許我？女曰：吾豈有意許君？特爲君所迫耳。試思當日者，君既以滔滔汨汨之論要予，必允且復一再書來，陳其惻愍，書中兼有怨艾之意，我苟不許，則君之失望，又將奚若？萬一激生意外，亦事之未可知者。且思君祇求文字交耳，以君讀書明理，當不致有非分之行，而君亦信誓旦旦，以此自矢。彼此果確守藩籬，則友亦何妨於事？吾之所以卒許君者，以此也。予欲續有所問，而鴈鴻已至。女恐來者漸多，遂辭予外出。鴻依依予側，良久始出上課。予思女今日之言，舉其向日之屏幃，一一撤之，盡露其真相，以示我。彼既求入此校，是意中固先有我，彼以予爲誠篤，然予自

誅心之論
生亦狡獪

王次回詩
云願作妝臺
一掃除隸
美人圖固
知多情
有此艷想

艷情綺思

問實有愧此言天下豈有誠篤之人而顛倒於一女子百計以求親之者彼之友予言爲予所迫此語固然惟言非有意許我則尙非情實彼特避嫌慮患有所憚而不敢耳意中固未嘗不欲友我彼云僅以文字交許我然以邇來關切深至之狀殆已越友朋之界卽友亦非尋常文字之交所能逮及予於彼未嘗無越思惟彼以純潔望予恐得之不以其正無論彼不肯降心相從卽吾亦自居何等轉將爲彼所鄙夷蓋如女者固不必相隨永好卽終身與之爲性情之友已屬奇幸降而下之卽爲之滌花捧硯長爲彼妝臺之隸亦所甘心然使得鸛鵲鰥鰥影相依則豈福無雙豈非人世間第一滿意暢心之事特恐書生福薄未能如願以償耳然名場學界不乏俊流而彼獨輸心以向予麗質淑媛儘堪交際而予獨傾誠以注彼此中冥冥殆有前緣人欲天從安知不能達其素願心誠求之當必有水到渠成之日耳予俟鵬鴻下課卽與之命車而歸次日又爲星期予體力稍佳就室中靜養取女所貽之帕翻覆展玩薌澤猶存頗涉遐想謂予乃不如此帕常得佩於美人襟邊且任其纖手輕携相隨不捨乃歎淵明之賦所謂願在髮而爲澤願在裳而爲帶者身當此際固宜有此艷情初不病其褻也惟彼易得吾帕後不知亦作何感想耳予既情思紆綿遂成詩一首詩曰